

吴晓铃集

第四卷

八月十一日，星期五，二二日编

编又碰到一个星期五，真是个不幸的日子。早晨十点钟，我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瞻仰了朱先生的遗体。这时候，凄热雨的人可就多了，木后也就渐渐散去。在二点左右，大雨之后，部分朋友和学生护送灵柩到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七夕生德和织女保留着的泪珠在这人尽惜地洒给朱先生了。冯芝生先生领着大家致祭，他说了极少的几句话。有一个香火道人在做回向。这时

候，火舌向堂内的棺木侵袭，晨烟从窗隙喷出，在灰色的天空散布开去。朱先生再也不能和我们做形体的接触了。我们愿意他的身体虽然变成微末，但这微末能使随着晨烟冲进天空，化成记忆的光，弥和在空气的最小单位。

吴晓铃集



第四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晓铃集. 第4卷/吴晓铃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1

ISBN 7-5434-5860-8

I. 吴... II. 吴... III. ①吴晓铃-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3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845 号



作者简介

吴晓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家、《金瓶梅》研究专家、著名印度文学专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博物学家，现代地方戏研究专家、京剧研究家和票友。师从郑振铎、罗振玉、朱自清等名师，为登堂入室弟子，得诸位名师真传。先后任职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讲学印度、美国等地，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大学者。

策 划：孟保青
责任编辑：高树海
封面设计：于 越

内容简介

《吴晓铃集》是著名学者吴晓铃教授一生著述精华的结集，共五卷，包括古典小说卷、古代戏曲卷、地方戏剧卷、藏书与目录学卷、散文卷。吴晓铃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文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笔调幽默，富于智慧，哲思睿语令人轻松愉悦，是十分出色的文化散文随笔。

目 录

佩弦先生纪念	1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	6
读书人的厄运与书的厄运	9
再谈读书人的厄运与书的厄运	14
话说那年..... ..	17
追忆栗成之	19
我是怎么写起散曲来的?	21
郑婴和《阿 Q 正传》的演出	24
记天行山鬼《义卖藤印存》	26
老舍先生在龙泉镇	28
老舍先生在西南联大	30
老舍先生在大理之游	32
《热风》壁报上的漫画风波	34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	36
罗膺中师逝世三十七周年祭	38
罢教的风波	40
在昆明粉墨登场	43
老舍先生在昆明行迹补	46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48
北门书屋“史前”	50
馀甘	52
香盖	54
与马子华先生遥话	56

思念故人李广田兄	58
中国俗曲研究第一人:李家瑞	60
“回向”周泳先兄	62
从文先生纪念	64
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祭	66
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	68
怀念滞在台湾的方师铎兄	70
李方桂先生谏词	72
宝岛飞鸿,益兴梦忆!	74
谈《沙恭达罗》的导演处理	76
近望舒祭日有怀	79
《铭杖》记	81
怀苦禅,记双楮	83
明日何其多,今日何其少!	85
关于《明日歌》的一桩公案	88
烂了芒果,老了秋葵!	89
清水安三翁	91
吊博帕尔城文	93
会见英·甘地	95
怀广福馆和“穆桂英”	97
寻广和居旧址感怀	99
忆厚德福,思河南饭庄	102
可怜落照红楼影	104
北平的“白巡长”们	106
北平的“钱诗人”们	108
斯人身后有余馨	110
叶名琛与望海楼	113
攀桂仰天高,转蓬行地远	117
李方桂先生传略	119
神驰天津戏剧博物馆	121
“业余红学家”礼赞	123

也谈“保护真古迹,少造假‘古董’”	125
古代建筑与文学研究	127
祝愿绍棠永远健康	130
“冬贮大白菜”引起的回忆	132
平伯先生纪念	134
老北京忆旧	136
写在钱世明书画展揭幕前	139
年关犹费买书钱	140
永怀周殿福兄	142
我与北大图书馆	143
金受申和金寄水	145
关于《津门疏稿》数事	147
周作人被刺前事	151
徐仁锦的《古城映照记》	153
记《蹇斋剩墨》	154
梦忆共读楼	156
关于天宁寺塔	158
《新西游记》小引	159
奈都夫人的画像	160
悼念印度佛学大师月顶老人	167
泰戈尔建立的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	171
难达婆薮《禅定图》跋	175
印度舞剧与印度神话	176
洋溢着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印度声乐	181
印度的舞蹈——生活旋律的艺术表现	184
手式——印度舞蹈艺术的语言	191
芒果	194
槟榔	198
牛	202
哈奴曼	206
难近母	210

六松山庄	214
艾德林教授	216
耶诞即景	218
“云门舞集”新意浓	220
“齐天大圣”威震“玫瑰花车”	222
在旧金山看京剧	224
访张大千加州故居	226
读“大批中国善本书流散在外”有感	228
小小的一点	231
净土	233
“黄牌”和“红牌”	234
私谒蓝毗尼园	236
印加兰古堡访古小记	242



佩弦先生纪念

1947年8月5日，星期四。出城到清华园有一点事儿要接洽——其实这事也不妨公开，就是朱佩弦（自清）先生几次要我整个或部分地加入他的中国语文学系的工作，我都不敢接受，因为种种的所谓“理由”。这次实在不好意思推脱，于是去商量一下时间和课程的名目。我在旧南院见到广田和冠英，又在工字厅会到了正忙于评阅入学试卷的浦江清先生，这才知道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大好，躺在家里休养。朱先生本年休假，浦先生代他主持系务，我匆匆地把要谈的话讲完，就和弟弟去到图书馆后身的教授住宅看朱先生。我的记性不好，找了许久，才贸然地想向一个我认为也许不错的房门试探试探。走到那个房门，必须先经过一扇敞开的窗口，从那窗口，我看见朱先生坐在一张帆布床上，他向我招手。但，我仍旧规规矩矩地去按门铃，好久没有人答应，这才和弟弟不客气地闯了进去，一直走到他坐在一张帆布床上的屋子里，那是他的书房。书房里的陈设依旧，木板钉成的沙发是我们在昆明居住时的发明，沙发前面的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有几架子书，我只注意到那部破了皮子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的一百廿回“水浒”。（这部“水浒”是同文书店刘景超先生的，我翻看过多少次，却被朱先生摆在书架上了。刘是我介绍给朱先生的，没有几次的交易，他们就搞成很好的友谊。朱先生欣赏刘的爽直与热情，刘说朱先生不摆教授架子；并且告诉我说，卖给朱先生的书都不赚钱。这，我绝对相信，我相信朱先生更会相信。朱先生有的时候逛市场缺了款子付不出书账，便去向刘借贷；有几次刘跟我发牢骚：“这么一个大学者谁弄得他只能带着几十万块钱出来！”）朱先生用手势让我们坐在那个用木板钉成的沙发上。

“又病了!”他的发音低暗而含混。

“还是老毛病?”

“嗯。”他把一些白色的药粉从右手拿着的盒子里倒在左手掌心，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儿水。

“您得好好地检查一次!”

“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毛病。你见到浦先生了吗?”他还在惦念着这件事儿。

“见到了，而且都规定好啦!”

“我总是希望你能来帮我们!对不起——”他必须躺下才舒服些。

“您今年休假，可以出去换换环境。”

“走不动哇!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

听了这话，我的悲哀起了共鸣，精神假如也和躯体一样的话，那么我的精神就似乎已经陷入窒息状态。我没有话好安慰他，只剩下了沉默。

我和弟弟从屋里走到院中，屋里和院中都不见一个人影。夏末的清华园还在为一片浓密的绿阴包围着，只有鸣蝉的苦吟打破岑寂的长空，乌云从四周飞快地合上来。这短短而珍贵的会晤是亲切的、深刻的，没有第四个分享，打搅。我回过头去告诉弟弟：“朱先生的病状相当严重，闹了不过三天，怎么就会瘦弱得这么可怕!”弟弟是学生物的，稍微具有一点儿医学常识，他说：“看样子怕还不能动手术，朱先生挺不了。……”一阵狂风，跟着雨点急落下来，清华园里充满了聒耳的噪音。

8月8日是星期天，我不很舒服，九点钟还在睡懒觉。冠英来了，这才知道朱先生在我去看他的第二天(8月6日星期五)就进了城，而且在北大附属医院行了外科手术。胃破了一个洞，已经缝合，目前还不曾脱离危险时期。似乎医院里的下级干部不太负责(这，我非常了解，因为有过这种经验)，冠英想要我陪着他去看一看胡适之先生，请关照一下。在中国的现社会里，我们不能不走这种不得已的道路。于是我们一同去找胡先生，刚好钟凤年先生正在那儿辩论《水经注》。我们说明了来意，胡先生立刻写给胡传揆大夫(北大附属医院的院长)一张名片交我带去；同时他也要就去看看朱先生，冠英却委婉地道了谢，于是他又

拿出一张名片让我们先替他向朱先生问候。冠英和我又赶到医院，朱先生睡了，我们没有惊动他，把事办完，安慰了朱太太几句就告辞出来。冠英在医院门口告诉我说，朱先生自己知道这次凶多吉少。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只有沉默。在见胡先生的时候，我很不以他的挡驾为然，因为假使胡先生去看朱先生一次，它的副作用必会极大，但却终于没有向冠英把这意思补充，他也是非常诚恳地敬爱朱先生的人。后来，才知道朱太太并没有把胡先生的名片给朱先生看，她怕朱先生嫌她多事，惊动人。

8月9日，星期一。早晨扶病去到研究所工作。前一天在医院里打听出给朱先生行手术的外科医生是朱宏荫大夫，他曾佐助阶平给母亲割治乳癌，但我们却没有会过。我在研究所和北平结核病院的闾冠卿大夫通了一个电话，请他托托朱大夫多多关照朱先生，我说“我们担承不了朱先生的损失”。冠卿和我是小时同学，他和朱大夫在协和医学校是同宿舍的，他答应决无问题，只要是病人，就必尽出最大的力量。后来冠卿有信给我，末了儿说“希望朱先生能够早日痊愈出院”。可惜在我读到这一行的时候，朱先生的身体已经化成灰尘，医生再也不能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掠夺回来了。

8月10日，星期二。下午5点钟和素真去到医院看朱先生，这是最后的一面，只点了点头便退出来。出来遇到张金哲大夫，听他的意思像是束手的样子，我们不敢让朱太太和正在那儿协助挽救的浦江清先生知道。

8月11日，星期三。整天去看朋友，把朱先生病笃的消息告诉给人，并且通了电话给泰无量，请他报告胡先生。傍晚，独自去到医院，只有朱太太在那儿，说是午前病势有一度的严重，血液循环迟滞，呼吸急促，已经实施过氧气治疗，现在已经安定下来。我含着泪退出，看见漫步于院心的钱稻孙氏，心中起了一种莫名的憎恶，从1946年10月他就在“保外就医”的包庇之中住在这里。该死的人活得悠闲而舒适，我们迫切需要活着的人却在极度贫困窘迫的状况压迫之下把生命的价值不得不撒手抛开。

8月12日，星期四。一个星期，整整地。上午11点30分，朱先生在他本年休假的开始，就做了永恒的休息。

8月13日，星期五。13日偏偏又碰到一个星期五，真是个不幸的

日子。早晨 10 点钟，我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瞻仰了朱先生的遗体。这时候，凑热闹的人可就多了，末后也就渐渐散去。在 11 点左右，大殓之后，部分朋友和学生护送灵柩到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七夕牛郎和织女保留着的泪珠在这天尽情地洒给朱先生了。冯芝生先生领着大家致祭，他说了极少的几句话。有三个香火道人在做回向，这时候，火舌向龛内的棺木侵袭，晨烟从窗顶喷出，在灰色的天空散布开去。

朱先生再也不能和我们做形体的接触了。我们愿意他的身体虽然变成微末，但这微末却能随着晨烟冲进太空，化成亿亿兆兆，掺和在空气的最小单位里，人人从呼吸中都能得到他的滋养。

我为什么要把这几天的经过记述得这么清楚呢？并不是因为我从自己的先生那儿沾染了他的考据癖，喜欢在年代上翻筋斗，给后人留下一篇替朱先生写传的辅助资料。我的文章本来不行，必将与秋末的野草同归枯干，不能因为纪念朱先生便可传留永远；我也知道自己身无一技之长，足以欺世骗人而不悔。但，我愿意借着这里坦白的话语，表现出来我是怎么地敬爱朱先生，朱先生是怎么地和我保持着真挚的友谊。还在十年之前，朱先生做西南联大的中国语文学系主任，我是他的助教，那时候就有人说我和朱先生不对付，甚至于夸张到这和两个学校的行政发生关联，尽量污蔑，想不到这种卑鄙的心理活动竟一直持续到我的出国又回到北平来。时时有人在莫名其妙地制造谣言想把我打击得连一碗饭都不能吃到，正如同另外被那些人伤害了的一个朋友似的。可是他们不能，一方面我从不向人置辩。我不怕什么误会，假如彼此真正了解，误会从来不会发生，辩了反倒中了坏人的下怀。另一方面我自己仍旧致力于我所研究的部分，不灰心丧志，勇敢地接受打击，却坚强站立不肯跌倒。上海的一位先生写信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包揽与刻薄！”在包揽与刻薄对面，朱先生却时时给我温情的鼓励，打开了他的门户，容我进去安身。他每次出版一册新书，就必派人送来一本，他不摆起前辈的面孔要我跟他学习，却清淡地说：“你的藏书保存得很好，我愿意有自己的全部作品在你那儿。”每次他读到我的文章，就有信来讨论批评，使我感到惭愧和兴奋。

这些事实对于谣诼是最好的答复，但我们都不曾传播给别人过，只有“你知，我知”。现在朱先生的背影已经永久消失在我们中间，我必

须写出一些人所不愿意知道的。

当然，只拿个人的感情做出发点来纪念朱先生，还是渺小的；但，我却已不能自己。在年龄上，他是前辈，我极晚，又没有给他做过学生。在学问上，我弄的完全是另一套，而且根本不能和他相比。在人事上，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必说有着隔膜和距离。如果这都还能有一点儿真实性，那么，朱先生就越发伟大。

朱先生的伟大并不简单地限制在做人的方面，我们都知道他俭朴、真纯而严肃，是一个让人亲爱而又惧怕的人。他极勤奋，写的东西多，但和多产作家有着显然的区别，因为他认真，他不以悠闲于抽烟斗的假名士生涯为然，也不屑于给卸任官僚脱靴去乞求避暑的檐下，他勒紧了腰带把别人善意施舍的“嗟来之食”抛在道旁。我们欣赏他的文字精练，说是可以悬诸国门，不能增减一个字，可是这文字的创造者的做人却更加值得我们取法而实际不容易取法。有人说他在晚年舍弃创作，走向研究的途径，这是不错的；然而他的研究工作并不曾和现实脱节，不钻牛角尖，不以艰深文浅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用语言做研究文学的出发点，致力在启蒙和普及上。这是一条新鲜而正确的道路。冯芝生先生在朱先生的火葬场上说：“清华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在闻先生和朱先生的领导之下，刚刚摸索出来一条应该走的途径，他们就都先后地去了。这是多大的一个损失！”我相信冯先生指出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将能融合创作与研究成为一体，学院和民间不再保存对立式的分野。从前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打垮旧的，建设新的，提倡研究，整理遗产，推行国语，努力创作和介绍外来的东西做借镜，现在却是要合在一起向前迈进，实在迫切需要领路的拓荒人。朱先生从来不曾以“盟主”自居，却勇敢地首先踏步，那么，这个损失岂单是清华大学的语文学系所独遭受！

悼念朱先生，除了个人的哀情和惋惜于文艺界与学术界的损失以外，我们还要控诉！朱先生的身体早就衰颓，致命的病症也并非从8月3日开始它的侵袭，天津《大公报》在8月13日的报道很好，说是“贫病”害死了他。这和张金哲大夫所发表的“吸烟，喝酒，脾气不好”的影响不大，至少，我们都知道没有像朱先生那么好脾气的人。文人产生在这样的国家实在倒霉，国家产生出这样结果的文人也实在应该自己害羞。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

“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个人，好像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他所讲的虽然专指着敦煌发现的部分写本而言，但是“俗文学”的领域由此放宽，不再仅仅限制在戏曲和小说了。关于敦煌的研究，现在已经蔚为大国，我们有了许多专家，而且实地踏查的工作开始，不用囿于依傍外人的纸上资料。关于俗文学的研究，继北京大学的风谣学会之后，更有中国俗文学研究会的组成，集中的人材将以严肃的态度，勤苦的精神，去努力于那种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所喜爱的小道而不感觉丝毫卑贱和惭愧了。

可惜——

不以俗文学研究名家而实际非常了解俗文学研究之意义，并且，竭力提倡俗文学研究工作的朱自清先生却静悄悄地舍弃我们而去了。

《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开始于香港的《星岛日报》。那是1941年的春天，由戴望舒兄主编，一直延续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12月6日停办，过了二十天香港就投降给日本了。那时候，我在昆明，经常替港字号的《俗文学》写文章，望舒把每期的油印单张航寄给我，所以我存了一份全的。那份单张，在昆明得算孤本，谁也没有，当然也没有人屑于去读。不知怎地被朱自清先生打听着了，他找我借，他老找我借看。他非常认真地读，有兴趣，有时在乡下赶场的时候遇到，也要把我拉到树阴下谈个半天，我们得对嚷，因为市声过于嘈杂，而且我们时常被高喊着“马来！”的农夫推来推去。我们谈的范围太大，现在都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他很注意当时新发现的文籍，例如，他叹息着看不到《醉翁谈录》和《秋夜月》，一直到去年我才得到一部复本送给他。我

还记得他对于我的《说罢了》觉得好玩儿，说是近于民俗学。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又写成了《说罢了补》。他不曾给港字号的《俗文学》写文章，虽然我在尽力劝请，他太忙。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从印度回来。路过上海，会到赵景深兄，知道中国俗文学研究会成立了，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在1946年10月11日降诞不久，《通俗文学》周刊跟着就落了地。景深兄嘱咐我到北平替他拉几个朋友帮忙，他特别提出朱先生来。朱先生也不曾写文章，虽然我在尽力劝请，他不单是太忙，而且也病得不轻。

1947年，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从7月4日开始，产生了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由傅芸子兄负责编辑。自然，非抓朱先生的苦力不可，文章就是那篇《歌谣里的重叠》。芸子兄把那篇文章故意迟发到1948年的正月初二日登载颇有缘由，不单单是新春开台要搬头牌角色露露，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作为骨干的戏剧、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黄和乡土戏等等，不单算做俗文学而且是真正俗文学的讨论。更细心的读者还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的《俗文学》之内容放大是在朱先生那篇《识大体，不苟小节》的文章发表以后。今天我们整整出到了六十期，前后三十期的分水岭就是朱先生。在读到朱先生的文章之后，我去看他。我告诉他，所谓职业的俗文学者，毛病都犯在搞得太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却未能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只能给有数的学者专家阅读而不能让一般读者去接受的原因。因之，我们希望像朱先生这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又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能够多多帮忙和支援。朱先生听了这话非常兴奋，他鼓励我说：“你有了这种觉悟，便应该放开步子走！”我要写的许多文章的头两篇《俗文学者的供状》和《我们应再检讨》就是在这种鼓励之下写成的。现在仔细反省一下，还不成，还不够。我记得好像朱先生在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的新年同乐会上跳过一回舞，他把俗文学从平面的建筑成为立体的，他在俗文学僵死的身体里注射进复生的灵剂，他把俗文学的书本上的字粒一把拉了出来，让它蹦蹦跳跳。在有些俗文学的形式正被人们利用和污蔑的当儿，他能那么勇敢而实际地提倡，我们不能不承认

他是最忠诚的一个俗文学研究同志。

至于为什么朱先生那么喜欢俗文学呢？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工作和兴趣是多方面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学者，积聚了多少年的经验和摸索，真正了解什么是文学，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他晚年所走的道路是语言的道路，但却不是奥秘的语言学，在这条道上我们可以和遍觅无着的真正的文学晤对。这条道路如同一支锐利的羽箭，可以贯穿一切我们感觉头疼问题的核心，他抓住啦，他真有，真“有”他的。

可惜——

我们却没有抓住他，我们失掉了他！

